

康輶紀行

清

姚

瑩撰

第七冊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康輜紀行卷之十四

清 桐城姚瑩展和甫

杜公愁坐詩曰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氏種迥左擔火羊存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夫羈旅窮愁之人未有不急切思歸者今日擊蜀道之險反以奔走為憂至不敢論歸期其愁思更何如乎然葭萌左擔險矣猶內地也。以余今日則望左擔如故鄉矣。因反其意云白頭來異域竟歲狎侏儒。救手人如堵塗酥曝作醫。天中冰雪嶺屋角鬼神旗。左擔休驚險能歸亦解眉。楊升庵說左擔云按太平御覽引李克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又李公胤益州記云陰平縣有左肩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夔道至朱提有水步道九道有黑水及羊官水道度三津至險難行故行者謠曰猶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攏氣與天通庾隆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坂其險如此據此三書左擔道有三綿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義則一而已朱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西路也右左擔道

沈約以吳人作聲韻其韻皆吳音也四聲之說初起南朝一時文士莫感於南故言

韻者莫不從之。自唐禮部以取士。更為遵王之制矣。其實四聲出於五音。五音出於五方。水土之輕濁不齊。五方之言不同。其音者。天地自然之音也。烏得以一方之音。而比齊之乎。古人書可以同文。未聞言可以同音者。文由人造。音自天成。故也。宋以後。漸覺沈韻之非。乃從六朝以前。古人有韻之文。逐類求之。遞元明以迄今日。古韻古音之學。乃大明矣。余少時讀吳才老陳第顧亭林邵子湘江慎修諸家之說。深喜之。而惜其於古人之音。往往彼此牽合。未能各以其方求之。猶不能得其真也。欲自三百篇為主。下逮楚辭及周秦漢魏諸子詩賦有韻之文。皆彙取其全。以地分人。再取其文。比附其音。訂為一書。以求古音之真。嘗語友人。頗然其說。而蚤以饑驅奔走四方。及從宦後。吏事紛紜。不暇蒐討。此念至今猶耿耿。今老矣。方使外域。更何能言學。偶見揚升庵論沈約之韻。未必悉合聲律。而今詩人守之。如金科玉條。若作填詞。自可變通。甚取元人中原音韻之作。余因記此。姑引其端。以俟後來賢哲。周德清中原音韻。余家有之。乃近世之音。非古音也。然亦可見南北音韻之大凡矣。

右古韻當辨方音

孟子稱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憊。與鄉人處。由然乎。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

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七篇之中。凡再三言之。孔子亦稱其言中倫。行中慮。而其妻之誄辭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乎。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歲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合觀孔孟之言。與其妻之誄辭。然後知柳下之德之全。當其生時所見稱於人者。特其小焉者耳。傳記所載。事祇二三。不足以彰其賢。而孔子稱其行中慮。孟子稱其進不隱賢。其妻稱其蒙恥救民。意其為士師時政事之及於民者多矣。三黜之事。雖不可考。其為不能狂道。以直見黜。可知。孟子不稱其直。而稱其和。其妻亦不稱其直。而稱其惠。若與其自言不類者。何也。直者。君子之一節。自好者。優為之。不足以盡柳下也。和者。其德之盛。惠者。其行之實。非柳下不足以當之。後世謚法全濫。至以和惠二字。為中人之德矣。循名責實。無愧者幾人哉。嗟乎。宋元以前。猶有私謚。是清議之所存也。私說廢而清議亡矣。大官貴戚。莫不以有謚為榮。究之賢佞忠姦。公論仍在天下。又何嘗以一字為輕重哉。師保之名。宋明闕寺。且被之矣。易名之稱。復不足恃。是以人貴自立也。右柳下惠。

揚升庵譚苑醍醐說都鄙二字甚確。今記於此。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閒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最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學啻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右揚升庵都鄙說

升庵考五嶺曰：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饒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註：饒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海南，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於此。余按五嶺者皆以南越言之。裴鄧二說近是。小顏漢書注從裴說。見張耳陳餘傳。淮南子乃言五軍所駐之地，不云五嶺。其文如番禺之都。

餘千之水豈可以嶺言耶。尉屠睢即尉佗也。徐廣與淮南子文不相應。未可強合。石五
余初至廣東。過大庾嶺。見婦人擔負者。首戴席帽如草笠。空其頂以出髻。有帷四垂。
深約四寸。軒其前。輕其後。嗣至閩中。婦人擔負者亦然。嘗語友人曰。此即古者女子
出門擁蔽其面之義。寬大其帽。使可視地。深其帷。所以蔽面也。今乃淺其帷而軒其
前。若以為飾者。失古意矣。雖然。猶存古制。彷彿嶺以內未之見也。士大夫家。則越閩
亦不然。蓋出以人輿。無事徒步。故不用耳。朱子守漳州。乃制婦人出門。以藍夏布一
幅圍罩其首。及項。亦寬其前。使得視地。身穿大布寬衣。拄杖而行。皆良家婦也。妓女
行則擎雨傘。半展以罩其首。為良賤之分。至今漳州婦人。稱蔽首之布曰文公兜。衣
曰文公衣。杖曰文公杖。蓋變古制而得其意者也。升庵云。古時官人騎馬。多著幕。雖
全身障之。又首有圓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今漢朝中有之至煬帝淫侈。欲見女
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幘而以席帽。油之禦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
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妝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
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大理婦人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道焉。按錦帕覆面。即
朱子為制之意。次工大帽。殆即閩廣之制。右蠻婦席帽。

蜀之岷江。岷古字作汶。史記引禹貢。岷嶠既敷。及岷山之陽。岷山導江。皆作汶。蘇秦傳。蘇代約燕王曰。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皆指岷江而言。司馬溫公類篇曰。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渝。登觀坂。觀汶水之流。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嗣為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升庵以今讀作問。非。右岷江即汶江

唐人有手勢酒令曰。亞其虎膺。曲其私根。以躡鴟閒。虎膺之下。以鈎戟差。玉柱之傍。潛虬濶。玉柱三分。奇兵濶。潛虬一寸。死其三洛。生其五峯。謂之招手令。解之者曰。虎膺。謂手掌。私根。謂指節。躡鴟。大指也。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無名指。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蹶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此名五指甚奇。余謂唐代佛書盛行。以五指屈伸作手勢。蓋佛經所謂手訣也。唐人戲效之為酒令耳。升庵讀五代史。史肇宏與蘇達吉飲酒。酒令作手勢。引唐人酒令。謂其類此。譏其以將相大臣而為此態。甚於側弁起舞。二人宜其罹禍。余謂漢晉以後。酒宴之間。自為起舞。各出新名。多矣。何足譏耶。手勢今見通鑑胡法。右手勢酒令。

余幼時見家存先薑塢編修。及惜抱先生與人手啟。皆空其尾。書殺餘二字。蓋古人

尺牘皆然。以俟友朋批答也。本以施於尊貴。王子敬作佳書與謝安。意其必留。安就其後批答還之。子敬大恨。是其事也。今時官中陳事公牘亦然。特詳冊有正副。正書於冊。副則摘錄事要。謂之簡文。以俟批示可否。上司錄批於冊首。留存公案。而還其文。以存屬案。至奏疏對策。則空其首幅。以待上批。更無副本。疏則括其所疏大略。揭帖於前。以紙細書。謂之貼黃。考之於古。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式。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此其制之所仿也。古人奏事朝廷。其狀曰疏。國初臣下奏事皆用疏。其後分疏摺二體。凡公事循例者皆用疏。奏上發內閣中書。稽核票籤。擬其可否。然後進呈。取旨。其事尚未定。先陳事之情形。非定例可循者。則用摺。先至御前閱之。硃筆批示。或傳示軍機大臣擬旨。此制初為軍務機密行之。後遂非軍務亦然。分別題本為疏。奏事為摺。今內而部科。外而各省督撫將軍奏事。有所論建舉劾。皆摺也。而其身後彙刻其文者。概以疏名之。乃文之耳。

右古人書疏體式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東坡金山詩句也。余家江南。來此西域。過岷山江源。又三十餘里矣。更反其意云。海入江流。是我家。江源行過路。還賒西來寒日多。

長景為伴羈人駐歲華右行過江源詩

家惜翁在鍾山書院日有句云空庭殘雪尚飄蕭時有棲鴉語寂寥久坐不知身世處起登高閣見江潮乃深得寂靜中境界語也余頃寓察木多久之境味不同而白日荒寺惟事筆墨雖已近冬至殊不覺晝之短二鼓後就枕熟睡甫再醒日已照窗閒矣窗外楊柳一株上有棲鴉時作獨語憶惜翁詩似有所得未知同異也為句紀之云寒窗遲日度疎櫺鷺嶺秋來已斷青欲問此身真住處棲鴉時復語空庭又有曉日一首云曉日玲瓏照檻清山高未許障光明負暄無限前檐叟先動穹廬挾纒情右棲鴉曉日詩

余始讀江慎修古音標準及四聲切韻表言三代以上即有聲韻舉大司樂皆均之以八聲言韻即古之均也深服其論頃見楊升庵譚苑醍醐云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於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學為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南學為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為韻也益明矣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註均古韻字鷓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

工樂胥不得列於士伍。據此則均之為韻其說舊矣。既恨向來讀書之少，復怪江氏當時何以未及此也。蓋楊所引固為詳明，而大司樂之言乃均之根據。江氏既得其根據，遂無事繁稱博引。歟。右古韻標準。

韓公與大顛書。世皆疑之。余謂昌黎所惡於佛者，惡其徒之感世誣民耳。若大顛者，清修一身，屏絕情欲，世間富貴榮利之事，一切不以累其身。貧賤威武患難之境，一切不以動其心。吾儒自反，或有未之能者，惡能不之致敬乎？世儒恥為自反，徒負氣大言，豈孔子無我無固之教哉？譬如告子之不動心，及其言性，與孟子有水火之別。然孟子未嘗不敬其人。老子之書，與孔子六經相反。然孔子從之問禮，歎其猶龍。自謂竊比，何嘗有輕慢之意。世人不道德，真實處講求，惟於門戶影響，苦爭閒氣，恐真儒不如是也。韓公無此書，則已如其有之。正韓公不可及處，而疑之，無乃淺人之

見乎。右顛書與大顛書。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楊慎曰：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合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余

按舜生於餘姚。越人也。都在冀而崩於蒼梧之野。禹生於石紐。蜀人也。都在安邑。而會稽有禹陵。蓋亦巡狩而崩。蜀為禹生地。少習西羌。得江河二水之源。竊意伯鯨亦以此故。當時治水。莫有如其父子者。良有以也。升庵謂太史公所探之禹穴。即蜀石泉。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余按史記叙傳。二十而南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是時遷未入蜀也。則此禹穴。自當從張晏說。以在會稽為是。叙傳下又云。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蓋至此乃入巴蜀。距探禹穴之時遠矣。何得牽禹穴於蜀中耶。升庵說古事。多不考上下本文。又自以蜀人喜張大之耳。李白書禹穴字。安知非好事者為之乎。果使太白為之。亦自錯誤。不足據也。

右禹生石紐鄉。

十七日。成都華陽二縣來書云。相國傳諭兩呼圖克圖事。聞難結。宜即返。勿久留生玩。

右川中傳諭使歸。

升庵雲。南山川志曰。玉紫山。在雲南府城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蒙山。秀麗多泉。石有碁盤。山北平坡。中有三泉。如盆池。鄉人春日遊賞於此。山中有玉紫蘭若。金

馬山在府東二十五里西至碧雞山中隔滇池山不甚高而綿亘西南數十里上有長亭下有金馬關碧雞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言金形如馬碧形如雞未知果否太華山在碧雞西北敕霧山在嵩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送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巔霧結三峯變謂三為敕霧為蒙其山嘗萃獨峻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峻葱山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龍盤江黃龍溪諸水匯為此池中產衣鉢蓮花盞千葉藥分三色下流為螳螂川中有大小卧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點蒼山在大理城西高千餘仞有峰十九蒼翠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注為錦浪等十八州當作十蒙氏封為中嶽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浮山相傳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羽後鳳死每歲冬衆鳥哀弔其上故又名鳥吊至今土人於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九曲山在洱海東百餘里峰

巒巒簇狀如蓮花。九盤而上。又名九重巖。上有石洞人莫能通。西洱海在府城東。

大理古葉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於此。

形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荃濃禾赤崖三島及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於漾備。

江。濃木島形如几案。故亦名玉案山。判文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十餘仞。中

有三峯削出。形如筆架。昔段思平外舅覺判死居其上。因名。有祠在焉。碧玉峯在

甯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下瞰撫僊湖。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

懸鐘。又名石鐘崖。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亭可千仞。望之色如玉壁。其東有

鳳羽山。南有易者。字疑山北有絕頂峰。皆丹崖壁山。高出羣山之表。雪山在麗江

府西北二十餘里。一名玉龍山。條岡百里。歸歸十峰。上插雲漢。下臨麗水。其巔積雪。

經春不消。巖崖澗谷。清泉飛流。異牟尋封為北嶽。九隆山在司城南七里。山有九

嶺。又名九坡嶺。沙河源出於此。昔有婦名沙壹。浣絮水中。見沈木有感。因孕產九男。

後沈木化為龍。衆子驚走。惟季子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變語背為九。謂坐為隆。故

名九隆。長而黠。遂以為酋。長山下又有一夫婦生九女。九隆兄弟娶之。種類遂繁。皆

刻畫其身。象龍文於衣。皆著尾。世居此山之下。武侯南征時。鑿斷山脈。以泄其氣。有

跡存焉。哀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為哀牢。絕頂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卜歲之豐凶。至者見水溢以為吉。非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溫一涼。號為玉泉。故又名玉泉山。博兩山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一名金浪顛山。一名丁當丁山。極為險隘。乃蒲蠻出沒之所。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漢明帝兵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瀾洋。渡瀾滄。為他人舊渡處。以竹索為橋。後廢。洪武末。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岸以維舟。方丈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巖下。如方響音。昔蒙氏羅閣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躋。連亘三百餘里。中有石洞。深不可測。一峯特出。狀若崆峒。蒙氏封為南岳。其南有泉。為通華河。其北有泉。為清水河。俱東入於大河。烏蒙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雲路。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峯。聳秀為一州諸山之冠。八九月間常有雪。其頂有烏龍泉。下流為烏龍河。蒙氏封此山為東嶽。高黎共山在司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訛為高良公山。

極高峻介騰衝

疑當作越

潞江之閒冬月潞江無霜其山頂霜雪極為嚴潔蒙氏封為西

嶽其頂有分水泉極清冽行者咸掬飲之

卧獅山在法寶山之南五里以形名

高百丈餘袤二里其下有洞曰芭蕉廣二尋高稱之深百五十步其中石乳燦爛有

如蓮如鐘如傘之異故又名石花 雲巖山在城北二十五里高二百餘丈盤三里

許雜木陰森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卧於下長丈餘好事者鑿為佛建寺覆之扁曰

雲巖卧佛其左有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沃壤足

為佳麗 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即瀾滄江西岸高千餘丈延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

有僧自天竺來者名羅岷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後人立祠祀之巖下

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按飛石本巖上野獸拋踏而下相傳有人於將

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羅岷之南為險山勢極峻絕適年循鳥道關入路以

通往來行人便之 易羅池在龍泉門外之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竇滾滾沸出

不舍晝夜郡人神之因名白九龍池周遭費以磚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

亭其一舊名觀瀾御史陰汝登重建題曰龍池春曉其一跨沸泉之上舊名偕樂副使

郭春震重建題曰九龍清涼泉石澄清游人絡繹足為一方形勝 右滇中山川升庵

所記名勝略備矣。地既僻遠，開闢最後，名人遊至者少。余因銜藏之紀全錄之。石雲南水
唐人李華論文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意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邈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蕭穎士論文曰：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曼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右李蕭二人之論，可謂得文章之大體矣。而不及昌黎、柳州、李習之之精，蓋各以所得言之耳。余合唐宋以來及本朝諸公，至吾家惜翁之論，總括之曰：文章之道，惟志正而體贍，學博而思切，辭約而義精，氣足，舉辭光不掩質，是之為美。至於繁簡宏纖，曲直微顯，則審時發情，各得其當，無有定也。願與深於此事者商之。

宋晏元獻論韓柳二公文曰：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

章騷雅上傳三史。下籠百世。橫行濶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晏公此論。世人多不謂然。而非無所見也。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滄瀉。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宏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駛奔放。若挾江河而下也。蘇子瞻論王半山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善乎蘇子之言文矣。豈惟文哉。古今學術亦猶是也。余嘗語友人曰。天下之人不同貌。而同一好善惡惡之心。自古聖賢不同道。而同一樂天濟世之志。孔子六經不同文。而同一修己安人之術。千古忠臣孝子不同行。而同一竭力致身之義。世人不求其所以同。而惟於其不必同。不可同者。曲求其肖。彼即真肖。吾猶以為非。况必不能肖哉。歷舉前人之論文者。可以悟矣。家惜翁古文辭類纂之說。所以為大公至正也。右唐宋人論文二條。

國語周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

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務和用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異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剗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此論和與同之得失可謂盡之矣左傳晏子辨和同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自古以來能知和同之辨者鮮矣平居空言頗能了然而臨事取人仍不免於黨同伐異良可歎也右和同

孔子言修己安人孟子言守身治人曰修曰安者順乎天則行所無事聖人之道也曰守曰治者強力而行務盡其道賢者之事也君子當行賢者之事以求合聖人之道有行之而不至者矣未有不行而能至者也有知之而不行者矣未有行之而不知者也

右修己安人
守身治人

或曰世傳三大士靈蹟豈皆妄歟曰曷為其妄也佛以覺世為心為人作福固佛之本願也三大士者皆以佛願為願者也世有大善至誠往往獲佑於鬼神者其靈爽昭昭矣三大士之靈蹟何殊於他鬼神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三大士不能違天道而

福惡人明矣。人第強力為善，百神罔不佑之。豈惟三大士哉？故曰：鬼神不能禍福人也。人自求之。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今終日為惡而求福，非鬼神必且惡之。三大士何異焉？明於鬼神之理，則洞然於三大士矣。不求身心，求三大士何益？

佑人與鬼神同理

欽定西域圖志曰：回部世系其始祖青吉斯汗為第一世。即元太子察罕岱為第二

世。太祖次子分封回部者是為回酋之初祖。山南北皆其封地。哈喇拜蘇畢喇克為第三世。達瓦齊為第四世。巴

爾當為第五世。巴圖爾博汗為第六世。圖墨訥為第七世。阿訶斯為第八世。海都為

第九世。元世祖時有海都叛王非此人也。薩木布瓦為第十世。特木爾圖胡魯克為第十一世。克則爾

和卓為第十二世。錫喇里為第十三世。錫喇瑪哈木特為第十四世。瑪木特為第十五世。玉努

斯為十六世。阿瑪特為十七世。賽葉特為十八世。阿布都里錫特為十九世。阿布都

喇伊木為二十世。巴巴汗為二十一世。阿克巴錫為二十二世。阿哈木特為二十三

世。莽蘇爾哈色木為二十四世。阿布都勒拉為二十五世。即順治十二年上表之葉

爾羌回汗也。又曰：回教之祖派。噶木巴爾第一世。同祖兄子阿里為二世。鄂賽音為

第三世。再努勒阿畢丁為第四世。瑪木特巴克爾為第五世。札丕爾薩氏克為第六

世。木色伊喀則木為第七世。阿里伊木西里雜為第八世。賽葉特勒塔里布為第九世。阿布勒拉為第十世。阿布雅勒為第十一世。阿布都勒拉為第十二世。阿哈瑪特為十三世。瑪木特為十四世。沙喀三為十五世。沙額色尹為十六世。札拉里丁為十七世。克瑪里丁為十八世。布爾哈尼丁為十九世。米爾氏瓜納為二十世。瑪木特為二十一世。布喇尼丁為二十二世。札拉里丁為二十三世。瑪哈圖木阿雜木為二十四世。瑪木特額敏為二十五世。瑪木特玉素普為二十六世。伊達雅圖勒拉和卓為二十七世。雅雅和卓為二十八世。瑪罕木特為二十九世。波羅尼都霍集占為三十世。又曰。瑪罕木特子波羅尼都霍集占。即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兩逆酋也。其第二十五世。共十二支。析居布哈爾。痕都斯坦諸處。第二十六世之哈色木。後遷布哈爾。木薩爾。後遷拜勒哈。世次不備載。西域水道記曰。瑪木特玉素普之初遷喀什噶爾也。士人龐雅瑪。獻所居地為寺。死即葬焉。墓在回城東北十里許。回人即墓為祠堂。曰瑪咱爾。魏源曰。西域自唐以前。無論葱嶺西東。皆有佛教。無回教。其以回教稱者。自隋唐之間始。且其教止盛行於極西。而未及葱嶺以東。其盛行葱嶺以東者。自明季始。教雖東行。而山南各回城酋長。尚皆元太祖之裔。於回裔無異。其被滅於準夷。則自國

朝康熙間始以此三事證諸羣書。則其言西域自古皆佛教者。見於晉書鳩摩羅什傳及晉僧法顯魏僧惠生唐僧僧元奘使西域之記。見於魏書舊唐書宋史西域各傳。見於今日葉爾羌城內之古浮圖。阿克蘇城外數十里河岸之千佛洞。及石佛洞庫車城西六十里之大佛洞。皆像好莊嚴。梵經隸刻。是回疆之舊皆佛教。昭如星日。其言回教舊在極西。明季始被葱嶺以東者。見於唐書西域傳之大食波斯西域傳之天方默德那。又見於回部之自叙世系。此見西域圖志所引及西域水道記。蓋隋唐時謨罕默德崛起天方。臣服諸國。創教事天。西域尊曰天使。語曰派罕巴爾。其地在葱嶺西萬餘里。二十五世始分十二支。適布哈爾教罕。痕都斯坦克什彌爾巴達克山諸國。至二十六世瑪木特五素普始東遷喀城立寺行教。死即葬焉。即霍集占高祖是為新疆南路回教之祖。然仍以極西之祖國為天堂。故回疆習教之人終身必赴西海禮拜一次。是葱嶺東之有回教。近始明季。又昭如星日。其言新疆回酋國朝以前皆元裔者。見於元史明史。見於欽定外藩王公表傳所載順治初年之上諭。康熙中之貢表與夫張勇班第黃廷襄先後之奏。蓋元時葱嶺以西為太祖駙馬賽馬爾罕封地。葱嶺以北之阿羅思欽察為太祖長子朮赤封地。金山以北為太宗孫海都篤娃昔

里吉等封地。蔥嶺以東。天山以南。為太祖次子察罕代封地。建闡於葉爾羌。其苗裔分王南路各城。其見元史者。如于闐。為宗王阿魯忽所封。見明史者。哈密。為元威武王所封。皆察罕代之孫。而朝廷別建南路元帥府於別什八里。北路元帥府於阿力麻里。以控禦之。元末。天山為強臣脫歡所距。別為準部。於是元裔惟有天山南路國。初順治中。回首表貢。尚以葉爾羌首。為太宗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齋滿汗業。其諸弟分長八城。即元裔之二十五世也。至康熙中。並滅於準夷。拘各城元裔。遷之山北。雖康熙三十五年。滅噶爾丹時。縱回首歸葉爾羌。亦終於不振。自後汗位遂絕。故乾隆蕩平準部時。各回城無復元裔。於是霍集占以回教橫起。據之前。此從無回教苗長表貢之事。是霍集占以前之皆元裔。非回裔。亦昭如星日。而近日西域圖志。獨以新疆南路。從古皆回教。盡斥歷代西域傳之謬。然無以處夫唐以前也。則取元成吉思汗。至順治初。凡二十五世之藩封。併移諸上古。謂其更在派罕巴爾以前。與元太祖同名。又以派罕巴爾。即遷喀城始祖。而無如回教祖墓。在天方極西。載在明史也。則析派罕巴爾。與穆罕德。為二人。謂回城酋長。自元明即皆回教。而順治間表貢之元裔酋長何人。竟置不問。於欽定外藩表傳之官書。亦置不問。推原其故。皆由明

李回教由天方至喀城時諸元裔酋長靡然奉之故康熙初土魯蕃貢表署千八十三年此元裔改奉回教之證故華人遂誤以元裔為回裔並誤以新疆自古皆回教此皆鑿柘之至大者今特盡錄諸書於前案而不斷以昭慎重唐書言于闐疏勒俗事祆神宋史言其佛寺外有末尼寺及波斯寺此回疆舊兼有天祠之事又豈得謂西域自古皆天主教乎佛經屢言婆羅門外道事大自在天祠雖佛世不能盡絕豈得謂天竺自古皆祆神教無佛教乎瑩按此當云豈得謂自古皆佛教無婆羅門教乎蓋祆神仍本婆羅門耳唐時長安有大秦波斯寺今京師及澳門有天主堂各省有禮拜寺又豈得謂中國皆奉祆神無他教乎惟回疆南路之祆神昔特闕有其祀不及佛教十分之一至其數千里並為一教家喻戶曉佛教掃迹不行則實始於明之末葉不特此也回鶻回回皆葱嶺以東國名其教創於天方本名天方教不名回教其葱嶺以西奉教各國亦皆不名回回猶之蒙古崇佛教豈可并稱印度為蒙古教耶今中土稱天方為回回教并稱為回回國不知回部之去天方萬有餘里正猶天主教行歐羅巴即古之大秦後人因并稱天主所生之如德亞為大秦不知實隔地中海也瑩按回回種類奉天方教者今其人徧中國已與齊民無異矣而霍集占之遺孽在教罕者未除如近日西域圖

志以充齋為回齋。并謂新疆自古皆回。回教豈非更助逆焰乎。默深此辨。不可不使天下知之。且使回人知霍集占祖父未嘗君長回部也。右霍集占非回回種。

王文成有旁註古本大學一卷。朱竹垞經義考盛稱之。喜其與朱子立異也。竹垞雖於聖人之道無所。知其好古也。正文中子所謂今之好古也。聚財者也。文人之習。厭故喜新。爭相誇尚。但知唐帖不如晉帖。周鼎不如商彝耳。其於古聖賢所以制作垂世教人之本義。則置不問。未嘗深思力行於身心家國也。講考古者皆喜而附和。遂競為漢學。以駕宋儒而上之。究何益於身心家國之用乎。竹垞盛稱文成旁註古本大學之善。試問文成之學。在致良知。以誠意為大學之主。竹垞之學。以淹博為能。辭章為美。其於文成。不啻千里之遠。況孔門明德親民之旨乎。講漢學者。於聖學之體。既未嘗究心。聖學之用。又未嘗從事。惟日孜孜於新異。假古勝今。自託經儒。此文成之所不屑為者矣。雖然。六經之存。古本自為可貴。譬日月經天。萬物各被其光。江河在地。偃鼠各滿其腹。仁見為仁。智見為智。朱子之本。朱子之說也。戴記之本。戴記之說也。文成之註。文成之說也。孰朱子所訂之本。遂棄戴氏原記之本不讀。文成古本之記不問。亦非也。今雖異域。何敢忘之。

陽明既取古本大學為之旁注。復自為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求之於外也。而反復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

右王文成古本大學說二條

陽明講學。本於陸子由收放心之說。而擴之為致良知。與朱子顯異。明儒當時多非之。莫詳於羅整庵辨正三書。此明儒一大公案也。余何敢妄議先儒。第以孔子之言。折衷之。似朱子之言。為得其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者何道是也。故又曰。志於道。道體至大。無物可名。恐其墮於空虛也。必有所據依。乃不生於離畔。故曰。據於德。依於仁。德仁二者。皆必於人事見之。舍人事而言德言仁。則師心自用。有認賊

作子者矣。苟非從事於學，恐所謂德與仁者，猶未盡善也。曰：志於道者，所志之本也。曰：志於學者，道之所從事也。言道則高遠，言學則切近矣。學之從事奈何？曰：文是也。孔子自言曰：文不在茲乎？是孔子所自命者文矣。孔子教弟子者，亦即以此。顏淵亞聖，其言夫子之善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匪惟顏子言之，即孔子亦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由孔子顏子之言觀之，則孔門之學可知矣。孔子又嘗自言之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何？文是也。上達者何？道是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中庸之稱孔子，則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皆孔子好古敏求之實也。夫道有大小，精粗醜駁不同，亦本末體用經權互異。生知之聖，莫如堯舜，而一庭咨詢，何等懇切。未嘗師心自是也。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古昔聖人勤學好問如此，不敢自恃其資質之美如此。孔子自言與弟子之稱述，又如彼。何嘗有若陽明之說者哉？陽明徒見孔子語曾子子貢，皆有一貫之言，且謂非多學而識，以為此乃孔門心法。其平日所言，乃教人淺近之法耳。試問孔門弟子，穎悟莫如顏子，其次子貢。孔子何不於其入門，即教以精深，而以淺近者教之乎？

可見學問之道必先由粗入精由淺入深。乃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中庸明言之矣。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陽明截取孔子之言以教人。何怪人不肯從之乎。即如大學本書明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格物致知以至家國天下先後次第。反覆言之。陽明則以誠意二字為主。貫澈前後。自覺與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言有礙也。則又彌縫之曰脩身工夫只是誠意。夫中庸言聖人之德之實無非一誠造乎其極。則曰至誠故又曰不誠無物。天下萬事萬物莫不以此身心家國天下非誠其意。心何以正。身何以修。家何以齊。國何以治。天下何以平乎。然大學不曰壹是皆以誠意為本。而曰以修身為本者。發意猶在心內。虛無可見。惟身乃內外人之苦心。互萬世而無弊也。陽明深於禪者。禪家教人亦以筏喻。未渡河必用筏。河既渡筏當舍。今人尚未渡河。先教人舍筏。有是理乎。且陽明悟道已在貶龍場驛丞之後。並非少即能之。其未貶以前亦嘗泛濫於百家之說。閱歷於萬物人事之交。及身遭憂患。澄心渺慮。然後得之。是其自己亦是用筏渡河之人。乃舍筏後遂不以筏

示人可乎十一月辛巳冬至後二日記

右朱子學宗孔子

四庫全書存目提要曰天學全函諸書二十五言一卷明利瑪竇撰西洋人之入中國自利瑪竇始西洋教法傳中國亦自此二十五條始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詞尤拙蓋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取其意而變幻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既入中國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自以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見不過如是也又天主實義二卷明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曆癸卯凡八篇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四篇辨釋鬼神及人魂異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五篇排辨輪迴六道戒殺放生之謬而明齋素之意在於正志六篇解釋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七篇論人性本善併述天主門士之學八篇總舉泰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大旨主於使人專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而特攻釋氏以求勝然天堂地獄之說與輪迴之說相去無幾特小變釋氏之說而本原則一耳又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明利瑪竇撰是書成

於萬曆戊申。凡十篇。皆設為問答。以申彼教之說。一謂人壽既過。誤猶為有。二謂人於今世。惟儻寓耳。三謂常念死後。利行為祥。四謂常念死後。備死後審。五謂君子希言。而欲無言。六謂齋素正旨。非由戒殺。七謂自省自責。無為為尤。八謂善惡之報。在身之後。九謂妄詢未來。自速身凶。十謂富而貪吝。苦於貧窶。其言宏肆博辯。頗足動聽。大抵攝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粹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以佛書比之。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其談禪也。末附西琴曲意八章。乃萬曆庚子。利瑪竇朝覲京師所獻。皆譯以華言。非其本旨。惟曲意僅存。以其旨與十論相發。故附錄書末焉。又七克七卷。明西洋人龐迪我撰。書成於萬曆甲辰。其說以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謂驕傲。二謂嫉妒。三謂慳吝。四謂忿怒。五謂迷飲。六謂迷色。七謂懈惰於善。迪我因作此書。發明其義。一曰伏傲。二曰平妬。三曰解貪。四曰熄忿。五曰塞饜。六曰防淫。七曰策怠。其言出於儒墨之門。就所論之一事言之。不為無理。而皆歸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謀在宗旨。而不在詞說也。其論保守童身一條。載或人難以人。俱守貞不婚。人類將滅。乃答以儻世人俱守貞。人類將滅。天主必有以處之。何煩過慮。其詞已遁。

又謂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則又詞窮理屈不覺遁於釋氏矣尚何闢佛之云乎又辨學遺積一卷明利瑪竇撰乃其與虞滄熙論釋氏書及辨蓮池和尚竹窗三筆攻擊天主之說齊固失矣楚亦未為得也又交友論一卷則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其言不甚荒悖然多為利害而言醜駁參半如云友者過譽之害大於仇者過訾之言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無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是導天下以濫交矣又云二人為友不應一富一貧是止知有通財之義不知古禮惟小功同財不概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財是使富者愛無差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曰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之也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剛潤著於篇則此書為肯堂點竄矣又西學凡一卷明西洋人文儒略撰儒略有職方外紀已著錄是書成於天啟癸亥天學初函之第一種也所述皆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謂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者理科也默第濟納者醫科也勒義斯者法科也加諾搦斯者教科也陡錄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

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為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
科教科者皆其事業道科則在彼法中所謂盡性致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致
知為本以明體達用為功與儒學次第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
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為異學耳又靈言靈句二卷明西洋人畢方濟撰而
徐光啟編錄之成於天啟甲子皆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凡四篇一
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同好惡之情而
總歸於故事天主以求福其實即釋氏覺性之說而巧為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學盛
行西土慧黠因摭佛經而變幻之以投時好其說驟行蓋由於此所謂物必先腐而
後蟲生非盡持論之巧也又空際格致二卷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氣土水
為四大元行而以中國五行兼用金木為非一志因作此書以暢其說然其窺測天
文不能廢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氣而欲以強詞奪之烏可得乎適成其妄而已矣蒙
有銓六卷明西洋人溥汎際撰書亦成於天啟中其論皆宗天主又有圓滿純體不
壞等十五篇總以闡明彼法案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
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右四

庫書提要辨駁西人天學大旨如此世未見西人書者皆震驚疑怪而不知其所以為說觀此則亦淺陋之甚耳故悉錄提要俾無惑焉魏默深有辨天主教天主教二篇極詳善文繁不能載也

右四庫書提要駁西人天學

兵事不外戰守戰在鼓氣守在固心氣不能鼓不可戰也心不能固不可守也何以鼓之固之是在主者夷務軍興以來智慮之士紛紛陳策友人方植之東樹鄱陽陳伯游方洸皆以書生建議伯游有禦寇善軍費二議皆可用植之所言尤得其本若魏默深諸論則已自刻於海國圖志中是皆有可採者然主兵不得其人則亦空言無補而已

右兵事不外戰守

康輶紀行卷之十四終

康輜紀行卷之十五

清 桐城姚瑩展和甫

或問聖人一貫之旨。曰曾子明言之矣。忠恕是也。不必說向精微高妙。而精微高妙之至。忠者盡己之心。即孟子所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恕者推己及人。即孔子告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忠以成己。恕以成物。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成己則內聖也。成物則外王也。德不至於聖人。不可為成己。功不及於天下。不可為成物。此聖道之大全也。曰既有人己內外。則貳之矣。曷為其一也。曰忠恕一物也。合而言之曰仁而已。仁以全愛為心。成己者愛己也。成物者愛物也。己有未成。則己之愛未全。物有未成。則物之愛未全。全者何生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受生於天。莫不有其性命。一有傷焉。則無以全其生矣。如何而可以全其生乎。曰仁而已。仁於己之謂忠。仁於物之謂恕。人物雖有外內之分。而吾之仁則一。是之謂一貫。曰德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舉仁一德言之可乎。曰義者所以正吾仁也。不得其正則辟矣。禮者所以序吾仁也。不得其序

則亂矣。智者所以辨吾仁也。不得其辨則愚矣。信者所以守吾仁也。不得其守則失矣。故仁為天地之體。四德者。天德之用。輔仁道而行之仁者。譬其君。四德則公卿大夫士也。帝典曰。惟精惟一。中庸曰。其為物不貳。孟子曰。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曰仁也。右一貫忠恕之旨。

楊龜山先生程門立雪一事。學者盛稱之。余竊以為疑。禮曰。侍坐於長者。不命之退。不敢退。伊川先生瞑坐之時。未命。故有待焉。宋儒教人。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平時常有瞑坐。弟子侍而不退。是日瞑坐不覺成寐。久之。適門外雪盛。既覺。乃命之退耳。然禮又有之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之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此敬老之禮也。既言撰杖。則年逾六十可知。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坐久精神倦怠。侍坐者當望見顏色。不待命退而自請出。以便老者安息。不宜復拘命退之文也。宋代諸儒。惟伊川先生年逾八十。想其精神強健。必有過人者。然既因瞑坐成寐。則此時之倦可知。乃不請退。猶立待之。毋乃過乎。且父坐子立。禮也。師弟之禮。席閒函丈。立則侍立。坐則侍坐。今伊川坐而龜山立。以此見伊川師道之過於尊嚴。龜山執禮之近於拘泥也。又疑明道之學所得者粹然以和。其氣如春。其式如玉。類乎顏子。伊川之學所

得者肅然以厲其氣如秋其式如金類乎孟子朱子於二程之言更不分別統稱之曰程子蓋明道先亡伊川享年最永門人所聞明道之言多得之伊川故也然所得不同造詣差別雖曰其道則一譬如孟子之言以為即顏子之言可乎

右伊川師道尊嚴

宋儒講學以敬靜為主蓋本孟子求放心之說以此為操存之功也孔子亦云修己以敬又曰敬以直內敬之為道大矣然聖門雅言恭敬二義實有不同其分言之如曰恭己正南面而已曰恭而安曰恭而無禮則勞曰恭則不侮曰篤恭而天下平曰柳下惠不恭曰賢君必恭儉曰恭者不侮人凡此言恭皆修己之端莊也曰敬事而信曰事君敬其事曰為禮不敬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曰敬鬼神而遠之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曰臨之以莊則敬曰行篤敬曰祭思敬曰為人臣止於敬曰敬大臣也曰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曰君子不動而敬曰君臣主敬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曰敬老慈幼曰敬兄敬叔父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凡此言敬皆接物之誠肅也其合言之如曰居處恭執事敬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曰貌思恭事思敬曰恭敬之心禮也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以在己言敬以接物言其義分明若此古銘辭

曰火滅修容。戒慎必恭。恭則壽。亦以修。紀言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亦以敬事言也。管子亦曰。內靜外敬。能反其性。皆與後來言敬不同。竊意恭字從心。謂兩手奉持一心。益執持其心。如所謂拳拳服膺弗失也。心有執持。體自端莊。無有妄動而靜在其中矣。正與宋儒主一無適同義。但以恭言。覺端莊之中。不失溫和。以敬言。則誠肅之中。不免嚴厲耳。濂溪明道。孔顏之徒也。伊川朱子。孟子之徒也。橫渠顏孟之淵也。諸儒資質不同。學問所得。氣象亦異。學者各以所近求之。不必一塗。然學明道可以服王荆公。學伊川不免洛蜀之黨。夫學問必有所主。孔子之教人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無妄之謂。人能誠實無妄。尚何放心之患哉。孔子教子張以忠信篤敬。並言此聖門之全功也。右古人言恭。敬有二義。

二十七日。祭木多山上。大詔跳神倉儲巴。請往觀宴。卻之。使人往視。云大詔內刺麻數百。分行列坐於地。誦經。廟外設場刺麻二十四人。執五色旗。分立四方。二十四人各執鼓一面。分立東西而擊之。上坐刺麻三人。皆鳴大鈸。場中設銅鑪二。奠檀香。刺麻四人。二持大瓶。貯茶水。二持盤。盛青稞。覆之以錦。下立刺麻十五人。戴面具。或如神鬼。或如羊鹿。頭角詭異。身以彩畫。洋布衣裙。手執器械。其外層又立刺麻十五

人不面具。戴高冠。頂上刻一小鬼頭。半其身。兩手上托如擎物狀。身着青綢大袍。闊其袖。肩披彩繪如朝衣之披肩狀。前後綴長彩纒。四手執拂塵。地畫各人所立方位。聽鼓鈸之聲。則面具者舉器械。鬼頭冠者揚袖舉拂塵。節迴旋而舞。但不歌耳。舞有數成畢。則執瓶盤者。至舞者前。各出一小杯。受茶及青稞麪。隨執瓶盤者。下至山足。河邊設一假人。皮身手足皆具。伏於側岸。散其茶麪而返。場之四角。各立刺麻一人。執鐵棒。謂之格死鬼。以鎮壓游觀者。是日蕃人男婦雜集。如堵鱗云。余謂此即藏中刺麻為蕃戲。以悅神人之意。在中國則村巫之陋耳。然夷人以為誠信不易其俗。雖佛教亦然。右察林跳神

十二月初一日。與成之飲酒且醉。得七言五首。云。濁酒盈卮莫縱狂。漢書誰與醉滄浪。效顰幸免依梁竇。束髮先曾薄孔張。慘澹風雲空騁轡。徘徊歧路惜亡羊。多情一片天山月。照我殷勤似故鄉。巫峽丹楓思渺茫。不須玉露歎凋傷。九天鳴鶴曾垂地。六月飛蚊尚隱廊。鐵索縱橫通佛國。金輪歷碌轉山王。破車殺馬從君誓。林下誰知憂更長。老去方知世事艱。側身千古孰躋攀。木友鹽英思商筍。檣檣篋瓢訝禹顏。黃鵠漫尋天地闊。青松久謝水雲閒。少陵絕塞愁豺虎。落日孤城且閉關。青山何處覓

埋憂白髮蕭蕭倦倚樓。星近不知霄漢迴。身危始覺海漚浮。碑尋遷些餘長慶。江間
金沙更上游。聞道瑤池能宴飲。飄然還欲小神州。愛古誰能不薄今。古山今海自高
深。功名已付闔棺論。著作常懷覆瓿心。茶粥沙城喧鼓角。晏陀蠻水變鉛金。西來便
到天盡處。枉事成連學撫琴。右歲暮雜詠詩。

察木多駐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各一。統領江卡乍雅察木多碩板多十三汎
糧務知縣一員。形勢可謂重矣。察木多夷情。雖不似乍雅桀驁。而貪狡過之。戍兵漢
人。雇用蕃婦者。歲飲河水。每歲終刺麻。皆使人索取水錢。他可知矣。右察木多貪狡。

初六日。偶成二絕。云。唐宋元明各有人。詩成不解若為隣。欲尋羣怨興觀旨。袷服紅
妝。漫鬪新。歌行律句總心聲。風月江山別有情。底事樓頭翻水調。湘娥一夕淚縱橫。

右偶成二絕句。

資斧久竭。貸於西賈。艱甚。延望省批不至。成之有憂色。詩以慰之。云。萬里來槎欲到
天。星霜回首易經年。大官自惜封樁庫。異域難求公使錢。未必張騫留漢渚。還如夸
父飲長川。人生逆旅尋常事。猶勝穹廬啖雪毡。右鷓鴣詩。

宣城酒有九醞。古人謂之醞酒。以為佳釀。醞字田候切。讀如豆。今時久不聞有此酒。

矣。蜀酒以大麴為善，亦麥酒也。其去西北高粱之味頗遠，打箭鑪以西並大麴不可得。著人以青稞為之，甫釀微酸，即云成熟。著謂之沖，多飲亦能醉人。余今作酒者重釀之，稍可飲。戲為詩曰：曾聞九醞自宜城，留得微酸亦有情。絕域逢人休道惡，須知薄醉勝清明。東坡詩：惡酒如惡人，意彼時惡人，猶可避耳。若處今日之地，尚能別其佳惡哉。著女多無夫，父母不問，聽自為生，與妓無異，不知妝飾，但櫛髮洗面耳。察木多賣酒之家數十戶，皆有著女，名之曰沖房。沖讀如銃，戍兵刺麻，雜運其中，歌飲為樂。日釀青稞四五百桶，著人稱婦無少長，皆曰鴉頭。蓋漢人教之也。為一絕云：鴉頭三十曳靴靴，解唱夷歌不見夫。佛子健兒同一醉，不知何似舞巴渝。祐酒

初六日夜坐有作云：男兒富貴劇堪憐，第近城南尺五天。受縛名王羞伍噲，失官故相敬迎賢。成都有桑八百樹，地下空將十萬錢。斥鷃鯤鵬莫相笑，御風列子亦泠然。入宮見妬為蛾眉，作客還聞叫子規。世事何嘗異今古，解人或許共懽悲。棲身遼海原無計，賣卜成都未是癡。天漢懸名辭不得，怪君終日下簾帷。右跋

蜀人李調元著月令氣候圖，引明人張鼎思云：今甲午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

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節氣之改。月與日符。考癸辛雜著。元至元甲午正月一日立春。歷至十二月十二日小寒。自元至今。蓋四百年而再遇云。瑩按張氏所云。今甲午者。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也。自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至是計之。裁三百年耳。言四百年者。誤也。至元甲午年十二月節。各如其日之數。萬曆甲午年。則十二中氣。月日各如其數。夫曆法推氣盈朔虛而置閏。故有大小建之異。節與中氣。安得十二月皆與日符。不知當時之大小建如何。乃十二月皆遞推一日也。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頒行郭守敬授時曆。推算甚精。至甲午歲。甫十餘年。斷不有悞。即萬曆中西洋曆。回回曆。及中法并用。講求備至。更益精密。乃三百年而節氣日月符合如此。七政運行之贏縮。誠有不可妄測者哉。

本朝雍正十二年甲寅正月一日戊寅卯時立春小建。二月二日戊申丑時驚蟄大建。三月二日戊寅辰時清明小建。四月四日己酉寅時立夏大建。五月五日庚辰巳時芒種。六月以下不符。乾隆十八年癸酉正月一日立春大建。二月以後不符。三十七年壬辰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以下不符。嘉慶十五年庚

午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二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芒種大建。六月以下不符。道光九年己丑正月一日立春小建。二月二日驚蟄大建。三月二日清明小建。四月四日立夏大建。五月五日芒種。六月以下不符。九十六年而五見元日立春。則歲朝春猶為常事矣。右月令節氣

或問古人皆以七政亂行。占國之殃咎。自西法入中國。而推步家以為七政自有行度。無關人事。則占驗家之說。遂可廢歟。曰。胡可廢也。試以譬言之。國有王公卿士。所以布政於四方者也。政有常經。布行有序。則四方受其福矣。王公卿士。或失其道。起居無節。號令不以其時。謂四方之民安乎否乎。王公卿士。皆七政精氣之所主。故治亂禎祥。常相感應。或人事失修。則七政示變。或七政順軌。亦人事休和。數也。而理存焉。烏可委諸度數。而不知所敬畏乎。西人不知道理。惟自矜其術。吾儒當明天道以教之。奈何反為所惑耶。右七政亂行

西印度之阿丹國。唐以前名條支。唐以後為波斯。阿丹。天方。默德那等國。新唐書曰。波斯居達過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羸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隣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羸四千里。接佛林界。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王別喬。因以姓為號。治二

城有大城十餘祠天地日月水祠夕以麝揉蘇澤彰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
祇拜必交股俗跣蹤丈夫祝髮衣不割襟青白為巾帔緣以錦婦編髮著後隋末西
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其孫奔拂菻國人迎立之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其王為
大酋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吐火羅以兵納其子龍朔初天子方遣使者
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俄為大食所滅不能國西部獨存明史
曰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
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嘉靖十一年遣使來貢稱王者至二十七
人天方於西域為大國人皆頑碩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
相傳回回教之祖曰馬哈麻即漢罕首於此地行教死即葬焉墓頂常有光日夜不
熄後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國無苛擾亦無刑罰上下安和寇賊不作西
土稱為樂國鑿按此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為
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為柱黃甘玉為地其堂以五色石
砌成四方平頂內用沈香大木為梁凡五丈以橫金為閣堂垣墉悉以薔薇露龍涎
香和土為之守門以二黑獅鄭和使西洋時傳其風物如此又曰默那德回回祖國

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遣使。偕天方使臣來貢。後不復至。相傳其初國王讚罕
慕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諳拔爾。猶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
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為祖
而無像設。每日向西虔拜。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
迄元氏。其人徧於四方。皆守教不替。不食豬肉。嘗以白布蒙頭。又曰。阿丹國在古里
之西。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表貢方物。地膏腴。饒粟木。人性强悍。
有馬步銳卒七八千人。鄰邦畏之。王及國人悉奉回教。杭世駿景教續考曰。西域
三教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蔚宗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
之教。種派蕃衍。回回之先。即默那德國國王穆罕默德。生而靈異。天方古史稱阿丹奉
真宰明諭。定分定制。傳及後世。千載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眾
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後世習清真教者。乃更衍其
說曰。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欣。欣傳易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
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具見天方
古史。又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刺特。降與母撒之經

名則通爾

降與達五德之經名

引支納

降與爾微之經名

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

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為今清真寺所誦習者。又有古爾阿尼之寶命真經。

特福西爾噶最之噶最真經。特福西爾咱吸堤之咱希德真經。特福西爾白索義之

大觀真經。密邇索德之道行推原經。勒瓦一合之昭微經。特卜綏爾之大觀經。侏儻

昧任不可窮詰。而其隸在四譯館者。曰回特為八國之首。問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

洋若土魯蕃。天方撒馬爾罕。占城。日本。真臘。爪哇。滿刺。加諸國。皆用之。今考其教之

入中國者。自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思葛始。故明初用回回曆。其法亦起

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回紇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如葷。屏醢酪。二年

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明洪武時。大將入蒸都。得祕藏之書

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

譯之。而回回之教。遂盤互於中土。而不可復遺矣。至於天方。則古筠冲地。亦名天堂。

本與回回為鄰。明宣德間。始入貢。而今之清真禮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禮齋拜朝五

之類。月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恬不為怪。亦可謂不齒之民也矣。右見道古堂

文集。西域圖志曰。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為禮。每城設禮拜寺。始生教主。曰天

主也。天主再世。號曰派噶木巴爾。每日對之。誦回經五次。拜畢則宣贊其義。略云。至尊至大。起無初。了無盡。無極無象。無比無倫。無形無影。大造化天地主兒。凡有職之人。與夫誠心守教法者。莫不如是。每七日。赴禮拜寺誦經一次。務集四人合誦。不論貴賤貧富皆然。回人通經典者。曰阿渾。為人誦經。以禳災迎福。又回國前有得道者。如哈帕體和卓布楚爾哈爾和卓輩。共有七人。每月四次。衆人餽送阿渾。向七和卓像。禮拜誦經。西域聞見錄曰。回地始立教者。曰嗎哈木啞。回人稱之曰馬魯克大牌。罕帕爾聖賢也。謂去今時乾隆三十七年。凡一千一百七十餘年。所傳經一卷。曰闊爾罕。凡三十篇。經內皆教人敬天積福行善。禁服紅赤。謂招兵劫之患。男服白。女服黑。謂火勝金。水尅火也。流同教

七椿園謂西域一大國。曰塞克。在教罕西。絕非回子種類。稱其王曰汗。部落數百處。城池巨麗。人民殷富。居室寬敞。整潔人家院落中。各立木竿。向之禮拜。冬夏和平。風俗坦白。去葉爾羌二萬餘里。西北與俄羅斯薩穆接壤。或曰與阿喇克等國犬牙相錯。大抵世俗所傳之大西洋也。魏默深曰。既云接教罕西。則去葉爾羌不過二三千里。即至俄羅斯界亦不過五千餘里。松筠奏疏。教罕西有布哈爾大國。統屬百餘城。

介鄂羅斯教罕之間不應更有他國也。阿喇克即哈薩克之音轉。塞克即薩克之音轉。蓋布哈爾即西哈薩克國。哈薩克有四大部。左哈薩克其東部。右哈薩克塔什干其中部。布哈爾其西部也。此三部外尚有北哈薩克。逼近鄂羅斯。不通中國。疑即此所謂阿喇克者歟。左右二部為古康居。西北二部為古大夏。而分有大宛西境。明時為賽馬爾罕地。自明末賽馬爾罕分裂。教罕得其十之三。布哈爾得其十之七。近日布哈爾又滅教罕而有之。則兼并大宛大夏之域矣。瑩按明史。賽馬爾罕即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名罽賓。元太祖蕩平西域。盡王諸王駙馬。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爾罕之名。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為之王者駙馬帖木兒也。洪武二十年始遣回回滿刺哈非思等來朝。默深按明史。撒馬爾罕即漢罽賓地。此語沿王圻續文獻通考之謬。賽馬爾罕沿約林河。今在教罕西北。塔什干西南。則是古大宛大夏地。教罕布哈爾皆元撒馬爾罕所轄之地。與罽賓無涉。

葉爾羌外諸國。莫詳於西域水道記。較西域聞見錄為覈。今錄之曰。塞勒庫勒在葉爾羌城西八百里。為外蕃總會之區。達外蕃凡三道。自塞勒庫勒南十四日程。曰巴勒提。又東南一日程。至其屬邑。曰哈普倫。哈普倫南十六日程。曰土伯特。即藏地。由

巴勒提西南行二十九日程。曰克什米爾地出砒蠟紙。又西南四十三日程。曰痕都斯坦善鏤玉。以上皆各自為部。不相屬。自塞勒庫勒西。五日程。曰黑斯圖濟。又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歲貢金一兩五錢。又西四日程。曰博洛爾。其地南即巴勒提。曾貢劍斧匕首。乾竺特西北。九日程。曰拔達克山。其汗素爾坦沙獻霍集占首。貢刀斧八駿。又北。五日程。曰塔木干。又北。三日程。曰差雅普。又西南三日程。曰渾渚斯。又西北。三日程。曰塔爾罕。與噶斯呢為鄰。自黑斯圖濟至塔爾罕。皆噶勒察種也。博洛爾西。二十日程。曰愛烏罕。亦曰喀布爾。乾隆二十七年。其酋愛哈默特沙攻痕都斯坦。殺其汗。其子逃竄。愛哈默特沙取札納巴特城。以伯克守之。自居拉固爾城。又統兵至固珠喇特。攻克什米爾。執其頭目塞克專。二十八年。貢刀及四駿。其屬邑曰拉虎爾。距葉爾羌六十二日程。自塞勒庫勒北。三日程。曰滾。又西北。二日程。曰幹罕。又西北。二日程。曰差特拉勒。分二道。北。一日程。曰羅善。西。一日程。曰克什南。乾隆中有與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為仇。肆凶暴。名曰沙關機者。即克什南頭目也。又西北。二日程。曰達爾瓦斯。自滾以下。亦噶勒察種。達爾瓦斯北。為喀爾提錦部。布魯特羅善北。為霍汗。霍汗城東南。距塞勒庫勒十日程。其屬城。曰瑪爾噶浪。在東北。一日程。曰安

吉延在東北。三日程曰窩什在東南。八日程曰納木干在西南。二日程曰塔什罕在西北。四日程曰科拉普在西北。五日程曰霍占在西南。五日程其大伯克自稱曰汗。居霍罕城。其塔什罕城舊為舍氏和卓與摩羅沙木什二人分治。舍氏和卓漸強。摩羅沙木什被其侵奪。訴與霍汗乞師復還。侵地舍氏和卓又會西哈薩克攻殺摩羅沙木什。二子額爾德呢遂攻塔什罕。丕色勒來援。哈薩克後得之。終入霍罕。霍罕與回部分界處有二嶺曰噶布蘭曰蘇提布拉克。額德格納部布魯特居之。嶺東為回部。嶺西為霍罕。西十五日程曰布哈爾亦大國。東南距塞勒庫勒三十二日程曰拜爾哈在東北。三日程曰噶斯呢在西南。十日程曰坎達哈爾在西南。二十日程。瑩按此云霍罕蓋即教罕。又曰浩罕。自瑪爾噶浪至霍占等。即所稱教罕八城也。逆回張格爾遺孽所居。即此地。或云張格爾婦教罕女也。遺孽未除。不可不留意焉。故詳記。

此在兩域葉爾羌
外諸國二條

或謂余一腔熱血。何必掬以示人。余謂君血自未真熱耳。所謂熱血者。視天下國家之事。皆如己事。視人之休戚痛癢。如己之休戚痛癢。展轉於懷。不能自己。夫是之謂熱血。豈可輕易言之耶。試思三教聖賢。苦心苦口。著書垂訓。所為何事。千古忠臣義

士。剖心歷血。又是為何。世人只知自己身家名利於他人是非得失不甚關痛癢。又習見世俗輕儇巧薄。以為此處世之當然。不但古聖賢忠義之所以存心為人者未嘗體會。即前輩誠樸忠信之風亦所未見。故見有正直不時趨者。則訛而怪之矣。此事存乎其人。豈口舌所能喻哉。昔方靈皋先生見人苦口言事。一巨公謂人曰。靈皋學問人品誠不可及。惟好強聒。常使人厭。當時論者皆哂此公以為失言。嗚呼。惟好強聒。此靈皋之所以為靈皋也。左一腔熱血須真

今有以鄉原稱人者。其人怫然曰。奈何薄我。曰。鄉原未易及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君自問已能及此否。其人曰。未也。曰。君所自以為是者。不過曰。何以是。嗶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君子所見。不過如此。其賢於世俗之汶汶者。不已多乎。然而非狂狷之志。或曰。吾所謂狂者。內省諸己。無欲於人。外視眾人。若沈若浮。內藏我知。不示人技。不合我者。冷之而已。余曰。此老子之似也。庶不失己矣。荷黃有言曰。深則屬淺。則揭。右鄉原亦不易及

初八日察木多統領得乍雅守備報云十一月二十六日有噶噶小蕃搶王卡小蕃帳房牛馬傷人王卡蕃亦率眾搶傷噶噶蕃二比互相防守王卡頭人言若有差使

烏拉難進

右王卡蕃狡詐阻差

竹虛乘醉以書述志寓見規之意為詩謝之云顏壽彭殤未可齊漫漫長夜叫天鷄

蚕聞甯戚歌牛角晚讀蒙莊廢馬蹠一錯已知成鑄鐵三緘真願學為谿寸陰苦惜

今垂老又現曇花到海西

右示竹虛詩

蕃地有草頗肥馬誤食之輒醉名醉馬草馬產蕃地者皆避之不食內地馬貪其肥則昏然欲睡不能動食矣余初至察木多圍人不知誤引馬於山上食之馬醉乃悟古云西域有藤為盃可解酒病名消醒杯余訪之今已無惟有木名札木札鴉以為杯盃可解飲食毒耳然亦不易得嘗見乍雅二呼圖有一盃外裹以金其貴重如此

圖識云藏中木盃有二種一名札木札鴉木色微黃堅潤有細紋能避毒一名洋拉爾木色微黃花紋器大亦能避毒其價俱昂右醉馬草

五代僧齊己以詩投錢武肅王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錢王大賞之

得得究作何解明時蜀人李寶蜀語曰小兒學行狀曰得亦作得陸魯望云非得得

行不可適其下觀此乃知此句之妙

右僧齊己詩

蜀有笮橋李實曰笮音作松潘茂州之地江水險急既不可舟亦難施橋於兩岸鑿石鼻以索絙其中往南者北繩稍高往北者南繩稍高手足循索處皆有木箭緣之護手易達不但渡空人且有縛行李於背而過者前漢西域傳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渡唐獨孤及云復引一索其名爲笮人尋半空渡彼絕壑是也余按今江卞至藏間道亦有之謂之溜筒人馬貨物皆縛於筒而懸渡焉惟十月後水結堅冰人可由冰上行馬與重物則仍懸渡也右笮橋

杜詩家家養烏鬼注家以爲鷓鴣也李實蜀語曰蜀人好祀壇神名主壇羅公黑面持斧吹角設像於室西北隅去地尺許歲暮則割牲延巫歌舞賽之攷矣徽紀聞曰羅羅本盧鹿而訛爲羅羅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甯谷馬場渭溪者爲黑羅羅曰烏蠻居幕投者爲白羅羅曰白蠻羅俗尚鬼故曰羅鬼今市井及田舍祀之縉紳家否杜詩之烏鬼即此余意恐未必爾右烏鬼

王象之蜀碑記有蘇文忠公留題注引成都志云極樂院有文忠公壁閒留題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陽蘇軾與弟蘇轍來觀盧楞伽筆迹今存余按今存者王象之謂作記時也丙申爲宋仁宗嘉祐元年何以公稱至和丙申至和建元二惟甲午

乙未無三年蓋是年改元嘉祐公留題時方在蜀中未之知也明年歐陽文忠知貢舉公與子由登第矣

右蘇文忠留題月日

蜀碑記成都有觀政閣記注秦漢至唐領太守刺史節度使之職有功績可考者畫像得二十八人別圖於他閣而榜曰觀政呂大防成都志云二十有八人李冰文翁王遵張堪第五倫廉范种暉李膺高昉諸葛亮王濟高儉陸象先蘇頌嚴武翟甯韋皋高崇文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楊嗣復杜棕魏謩牛勗夏侯孜高駢陳敬暄余按此記不著何人作畫像二十八人中頗不倫第取其有功績於蜀中耳其人之賢否自不具倫非比雲臺之選也視李文饒重寫益州五長史真記抑有閒矣

臨城都觀閣記

蜀碑記云涪州有涪陵太守闕書漢涪陵太守龐肱闕肱即士元之子瀋熙中賢良任子宜州過涪陵於小民家見漢隸隱然遂載以歸碑在左綿任賢良家至今猶存余按蜀志本傳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肱即宏也士元有賢子不可不表出之

右龐社元有子

或謂已誤之事不必再議徒滋是非余曰子言即孔子成事不說之意也然當分別言之齊陳恆弑君何與魯事孔子何以沐浴請討季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事行已

久孔子何以一再非議之。季氏已旅泰山，孔子何以責冉有弗救。非皆成事之後乎。

後世唐明皇初寵祿山，赦其罪。張九齡爭之不聽。祿山反，明皇幸蜀，乃思其言。時九

齡已歿，猶遣使祭其墓。唐室所以能中興也。宋高宗信用秦檜，殺岳飛，忠義之臣，貶

竄殆盡。檜死，乃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岳、王、爵皆當時言官，追論之。南

宋所以能偏安也。若執成事不說一言，是蘇味道之模稜，豈聖意乎。右成事不說，當觀何事。

打箭鑪至藏地，物產亦各有同異。曰青稞，曰牦牛，牦牛，曰山羊，曰酥油，曰圓眼。似蘿

種也。曰白菜，鑪城產也。曰麩金，曰葡萄，根木益。曰鳳眼菩提子，曰貝母，曰冬蟲夏草。

出撥浪工山，本草不載，性溫，煖補精益髓。曰山羊，曰牦牛，曰牛毳，曰酥油，曰青酥，曰大麥，曰圓眼，裏塘產

也。曰白葡萄，曰葡萄，根木益。曰石榴，曰天鼠，似貓，皮白。水銀，曰犂牛，曰青稞，曰豆，豌豆

也。曰麥，曰黃蠟，曰蜂蜜，曰酥油，曰白菜，曰圓眼，曰韭菜，曰桃，曰李，曰西瓜，味皆曰牡

丹，曰芍藥，巴塘產也。曰松蓋石，曰梨乾，曰葡萄，曰核桃，曰犏牛，曰綿羊，曰青稞，乍惟

產也。曰杭稻，曰生薑，曰黃連，曰麝香，曰熊膽，曰波裏凹，曰牛毳，曰牦牛，曰山羊，曰青

稞，曰大麥，曰圓眼，曰豌豆，曰核桃，曰松蓋石，察木多產也。曰鐵，曰騾，曰馬，曰鹿，曰鷄

曰牦牛，曰綿羊，曰酥油，曰牛毳，類伍齊產也。曰犂牛，曰山羊，曰青稞，曰青金石，洛隆

宗產也。曰青稞。曰莠麥。曰牛。曰羊。曰酥油。碩般多產也。曰麩金。曰銀礦。曰梨乾。曰核

桃。曰馬。曰騾。曰牦牛。曰青稞。曰酥油。達隆宗產也。曰犏牛。曰綿羊。拉里產也。曰青稞

曰毛氈。曰青精石。曰大面攪氈。曰杭稻。曰大面偏單。曰大面羊氈。曰白菜。曰筍。曰竹

片。曰竹箭桿。曰騾。曰大頭狗。工布江達產也。曰杭稻。沼中畜水為圩。多種之。其耕

五頭作一具者。曰青稞。曰蠶豆。曰小麥。曰豌豆。曰菜子。曰黃豆。曰綠豆。曰四季豆。曰葱。曰蒜

曰蘆荳。曰白菜。曰莧菜。曰菠菜。曰萵苣。曰蘿蔔。曰圓根。曰藏核桃。曰藏杏。曰藏棗。曰

鹽。後藏之札野克登蔡噶產鹽多。係於沙上中。創出。着氏每資以易食物。諸物。曰藏香。有紫黃二種。真者焚時煙

黑香赤名。吃以香。曰藏繭。曰藏絨。曰攪氈。曰栽絨。曰細毳。布也。見。曰盤纒。曰毡子。曰

花絨。曰花布。曰藏紅花。曰青金石。曰松蓋石。曰瑪瑙。曰琥珀。曰蜜蠟。曰珊瑚。曰碑礫。曰

碩砂。曰阿魏。曰黃連。曰胡連。曰萬草。曰紫草茸。曰石青。曰桂皮。曰阿梨勒。諸書未詳。疑即梨也。

曰木盤。其種有二。說已見前。曰馬。曰騾。曰驢。曰犏牛。曰犂牛。曰黃牛。曰羚羊。曰牦牛。曰青羊。曰

綿羊。曰豬。頗小。至大不過五十斤。曰鷄。曰黃鴨。曰白鵬。曰蒼鷹。曰雉。曰兔。曰狐。曰天鷲。曰細鱗

魚。曰牡丹。曰西天花。即虞美人。曰剪碎絨。曰蜀葵。曰金盞。曰米囊花。曰芍藥。曰山丹。有紅

色。曰賽蘭香。曰藏菊花。有紅黃二色。曰松。曰柏。曰白楊。曰朱禽。西藏產也。以上所記。余據

衛藏圖識以較通志大略相同。惟志云藏中又有礪砂馬品木。達賴池旁出者最佳。有紫黑二色。豌豆作莞豆。莢麥作喬麥。藏中又有金銀銅錫鉛。又有豈豆云。俱見舊唐書吐蕃傳。又有藏紙。搗柘皮為之。長徑丈。寬約二尺。質堅色白。此紙余及見之。乍雅兩呼圖所具夷稟皆此紙也。與英吉利夷紙同。特不及高麗之細緻光潔耳。藏中復有紫檀梅花圖識皆無。以余所見。巴塘有米囊花甚多。與察木多皆有。鷄有魚。乍雅之昂地。出雪裏蓮花。有紅白二色。云可治血證。空子頂有黑木耳。甚肥脆。勝內地。察木多之包礪山中有白鷄似雉能飛而無尾。名馬鷄。即西藏賦所云雪鷄。大如鷲也。又有小竹鷄。如班鳩。雜色二種。味與雉鳩無異。兔狐頗多。亦有猗猗水獺。則云來自藏中也。並記於此。以補諸書所未及。右西域物產。

喇薩有雙忠祠。祀傅公清及拉公布敦。乾隆十五年。傅公以都統與左都御史拉公駐藏。時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襲其父頗羅鼐郡王爵。不法。公裁抑之。遂有異志。公密以聞。上慮公孤懸絕域。不欲輕舉。命都統班第代拉公。未至。那木札爾反謀益亟。駐藏大臣一舉動皆偵察之。禁郵遞不得通。將盡誅異己者。潛結準噶爾為外援。公知事發必死。與拉公密謀。十月十三日。稱有旨議事。使其黨羅卜藏達什召那木札爾。

那木札爾以公勢孤不之疑。二公登樓以待。止其衆於樓下。隨者僅四五人。公見之。如平時。引入臥室。闔門。親掣刀砍之。而僕從者復格擊其首。立斃。羅卜藏達什在外。聞格鬪聲。知變。抉窗跳走。告其婿第巴喇布坦。以賊衆至。焚樓。公手辦數賊。身被三傷。自剄而死。拉公亦被創死。班公及四川總督策楞至。賊黨悉就擒。誅蓋渠魁已戮。無能為也。事聞。詔書褒嘉。與拉公俱贈一等伯。入賢良昭忠二祠。復命建雙忠祠。遣大臣致祭。子孫以一等子世襲。大學士福公康安。傅公姪也。五十六年。至藏。新其祠。而為之碑。右西藏雙忠。

是日感懷有作云。絕域滔滔送歲窮。誰將長劍倚空同。奉槩曹沫羞三北。瞻馬荀卿欲再東。遠水迷離縈客夢。蕃兒詰曲學華風。隴西老將頭如雪。醉尉宵來近幾逢。詩

十二日。川省文至。督批宣太守報云。二呼圖克圖既已返巢。該委員等即速回省。面詢情形。以憑具奏。宣太守即日行知大呼圖克圖。移察木多文武傳牌察東各站。使

備烏拉。右川省

佛書言釋迦剖母脇而生。儒者誕之。不知史記楚世家。陸終取於鬼方氏。曰女濱。孕

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毛詩疏亦引之吳越春秋女
嬉吞薏苡而孕剖脇而生高密高密即禹也則剖脇而生古有之矣諸說皆在佛書
未入中國前後世自以目所未見詫為奇異耳萬物之生育不可以常理測者豈少
也哉鬼方即西域也然則剖脇生子固不足異史記楚世家吳回生陸終生子六人
方是謂女清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出焉干寶曰先儒
學士多疑此事淮南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
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里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
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應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
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此蓋
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河守之一端
繫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常有坼副而產者
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瑩按史記及風俗通本文如此余前未檢
合二說而一之今更錄正之并記
干寶之言於此右釋迦剖母脇

自楚辭九歌有湘君湘夫人謂娥皇女英二女之神又禮記云舜葬蒼梧三妃未從
文人相沿太古遂有古別離之作余嘗思之舜生三十徵庸帝使二女事之古者女
子二十而嫁是二女小於舜十歲也舜崩年百有十歲二女若在亦近百歲矣相從
南巡已似可疑既從至湘水何以不至蒼梧或以九嶷嶺高難逾抑或聞舜崩而至
於湘時舜已葬遂止湘而終未可知也水經注言舜之陟方也二女往征溺于湘江

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然則記云三妃未從。蓋言未從葬耳。後人為廟祀二女之神。宜矣。然猶作少女之貌。可乎。或云湘水之神。乃舜二女。非二妃也。帝王世紀。舜長妃娥皇。魚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湘水之神。蓋宵明。燭光。故楚辭稱帝子。此帝指舜。按舜納癸比。生二女。其年不可考。即以在位後言之。計崩時。二女年亦非少。且不應無夫。而同沒於湘也。又不若二妃之為近理矣。或曰。古人善養顏。色雖老不衰。龍妝玉貌。本後人想像為之也。翠羽明璫。亦以後世服飾加之。譬如宣聖。追封塑像。則為王者之服矣。况楚人尚鬼。屈大夫時。亦從俗為辭耶。又疑舜生時。已禪位於禹。受命神宗。固在帝都。禹既受命。即當行天子之事。而巡狩舜既不為天子。何以百有十歲之人。猶遠狩蒼梧。此亦理事之不可解者。豈舜晚年禪位後。亦如黃帝之問道崆峒。故至蒼梧耶。黃帝之崩。世傳鼎湖昇僊。雖云出於方士。不可信。然古帝聖神。其生死靈奇之蹟。亦豈後世經生所能臆度者哉。精華已竭。褰裳去之。當八伯和歌。星爛雲縵之日。帝意已復乎遠矣。康成注禮記謂舜征有苗而死。遂留葬焉。此說尤妄。

舜禪禹時。有苗之格久矣。即使復叛。禹為天子當征之。何為舜往征之乎。右湘水二妃。

十四日。宣太守定稿。報川藏云。十八日。啓行旋省。右報略。行回川。

告子曰食色性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性之欲也二說必兼看其義乃備食色本皆物自外至何以云性蓋物雖外至而有感斯動者我也我何以有感斯動則欲之故我本有此欲然後外物能感若我本無此欲外物何能感動乎感者兩相交之謂也食色之感不待教而能受之於天非性乎然同一食色而有邪正之殊則非純乎天矣故以為性之欲善乎孟子之言也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曰無欲而曰寡欲甚以無欲之難也可謂從容不迫矣性之欲乃

方植之馬元伯光律原聞余西域奉使皆寄詩見慰各依其體寄酬酬植之云深思好學邈先儒頭白猶聞力著書自守元經貽范望何須羽獵似相如考築半字精無

對紅樹青山健有餘念我題詩來異域蓬萊征路欲迴車考築半字君自名詩集也君著作甚多詩其一種耳

商聲古調入君絃掩抑金徽幾歲年召飲偶開元亮徑卜居常近范公泉余前歲歸再飲君家

君極貧而其廉非其義一介不取射蛟臺樹臧春舫投子山鐘隔暮煙自有醜翻堪灌頂不煩蒼藓

覓三千何兆詩蒼藓三千灌頂香君善解佛理此翻其意酬光律原云黑髮歸田閱歲華成書直欲滿千家

翰君終始神僊侶老我遲回博望槎自毀劉安鳴木鐸虛鮮郭璞笑蘭葩唯喃子鐸以鳴自毀

郭璞云蘭葩豈虛鮮黃河灌溉空前語何似朱明天半霞余昔嘗與律原書曰君如天半朱霞

雲中白鶴可望而不可及。某則如黃河之水一曲千里。雖涓流細滴亦足以灌溉田園而兼挾風沙中不免於污雜。蓋三十年前語也。酬馮元伯兼壽其七十二云。譚經絳帳是家風。蚤歲才名冀北空。虎觀自通申魯說。詔著有經郎官常濟水衡功。畫圖出塞鳴笳壯。遼海還家得白工。不信龍眠山色好看君。七十少如童。右酬里中友人寄詩

曆法今年無閏。察木多乍雅。皆用藏曆。本年蕃人有閏九月。今十二月。蓋蕃人之十一月也。今時憲書頒行外藩者。盛京雅克薩城黑龍江三姓伯都訥吉林朝鮮琉球越南諸土司之地。則三雜谷黨壩綽斯甲布金川勒烏圖金川噶拉依瓦寺革布什咱布拉克底小金川美諾巴旺沃克什明正木坪皆測其太陽出入晝夜時刻與節氣時刻。惟前後藏及察木多乍雅回疆內外蒙古。雖隸版圖。設立王官。而不予頒律時憲書。亦未列其太陽出入時刻與節氣云。右西蕃曆法著

十月中得家書言伯兄近頗衰憊。心常憂之。以余比年多故。兄之衰有由來也。祀竈日念及悽然有作云。伯子傳聞近益衰。故鄉絕域不勝悲。百年身世常憂患。十口親情半別離。兄子繼光以買與神方遊大藥。昔在儀徵。慮兄晚歲患痺。得再造丸。方購

營成先兆憾靈龜。兄嘗辨先祖近有疑。其悔之亟謀速兆。入關一事聊馳慰。滿載歸鞍佛國詩。右憶伯兄

詩

和秦庵西藏賦云。減凶辰而閏日。別正朔以為年。自注藏中朱爾亥。如初一初二初三。初二日凶。則減去初二日。閏初三日。故無小建。又云。其正朔與中國不同。止有八大節。其交節之日。亦前後差數日。三年置閏。亦與中國異。考舊說。西藏用地支。而不用天干。非也。今見藏中紀年。如甲子年則云木鼠。乙丑年則云木牛。丙寅火虎。丁卯火兔。戊辰土龍。己巳土蛇。庚午鐵馬。辛未鐵羊。壬申水猴。癸酉水鷄。以此推之。亦六十甲子。仍用天干也。又引十六國春秋云。有趙陴傳。河西燉煌人。善天文算數。據云。傳自西域。瑩按。今察木多與乍雅諸蕃地。年月置閏。皆與藏中無異。乃知不頒時憲書之所由也。右西藏閏日。

余既與成之別駕。曾得蕃賈茶。值千金。謝都閫見贈博窩馬各一。余復買蕃酒一瓶。繫以詩云。西蜀靈芽萬里還。博窩騏驎耀塵寰。蕃兒忽訝歸裝富。更買新醪醉入關。右載蕃酒詩。

聞少穆先生以九卿內召。喜而有作云。白髮丹心出玉關。清風皓月滿天山。五年中外同翹首。一夕烏孫報賜環。明詔應收父老淚。花磚仍冠上卿班。三吳故吏如存問。

新採江源雪嶺還

右林制軍內召

二十八日卯刻宣太守東還已刻余與丁別駕發察木多

右察木多東還

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宣太守至成都二十六日余及丁別駕謝都閫續至余上乍雅地形及左貢入藏二道圖以備異日之用四川覆奏曰宣守等行抵察木多查訊各執己私抗不遵斷臣查二呼圖克圖管理地方已非一世蕃衆依附者多遽予斥革固無此辦法白瑪奚等聚眾滋事本咎有應得然亦由大呼圖克圖相逼而成且大呼圖所屬之達末等互相爭鬪咎亦相同乃檢閱呼圖克圖等屢次譯稟在大呼圖克圖非重辦白瑪奚等斷難輸服二呼圖克圖總欲如舊管事各倉儲巴亦仍前安設及不遂所欲即請提審或自颺散似此頑梗斷非口舌所能折服惟地處口外且皆西方黃教蠻觸相爭其於川藏往來差事餉鞘文報并無阻誤又未便備以兵威現控之件據白瑪奚等稱自二十二年後并無劫殺即大呼圖克圖亦不能確切指證是大呼圖克圖在藏所控已無可查辦當即就此完結毋庸提審以免煩擾該委員等臣於接稟後即批令回省此後餉鞘文報儘有阻誤之處隨時查明懲辦遂州知州姚瑩前于具稟後不候批示輒中途折回經奏明摘去頂戴今該呼圖克圖固

執已見不遵審斷其所控之件亦無可查辦雖非委員等辦理不善惟姚瑩前于具稟事件不待回報即自轉回究屬非是應請開復頂戴仍交部議處事下理藩院議曰乍雅與前後藏不同其呼圖克圖廟宇徒眾錢糧等級皆不由官經理是以理藩院則例不載即乾隆五十八年呼畢勒罕源流冊檔亦無其名因曾蒙賜封始擬補入冊檔今呼圖克圖各執私見蠻觸相爭應如四川所奏文報餉藉是否日久不誤隨時查明相機辦理以妥夷情而肅郵政吏部議姚瑩罰俸一年均得旨如議行

川覆
奏

康輜紀行卷之十五終